

契翁中說錄

契翁中說錄下卷

金壇子 鎰撰著

天水胡纘宗校正

中說節序凡七章

嘗聞前輩有云造化之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  
爲學之規模節序無如大學吾以是知先天後  
天之學一以是爲準既居敬弘志以爲先天心  
法必師聖則天以爲後天心印者蓋以天地聖  
人有以發先天大中之精蘊以爲後天大中之

景象以教萬世是以學必兼貫天人而缺一非全也天地以兼善天下萬世爲心其規模固宏遠矣而其節序則有大易之成於八者具存於五行日月四時鬼神而循環於陰陽動靜之兩端有以形先天之中於化育聖人以兼善天下萬世爲心其規模亦弘遠矣而其節序則有大學之成於八者具存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循環於吾心寂感之兩端有以形先天之中於經訓用是分列于左以見天人之學卓有典則

俾學者得有所據而知所以用吾心力云

五行半陰陽以時生克之中章第四

五行之生成氣質於後天其大分雖五而其稟受陰陽之精神其大要則二五者各一其性而每種各備五者之理故其性情有生而有克類皆相資以相成其相生者以氣傳導而有生水氣傳木而木萌木氣傳火而火壯火氣傳土而土和土氣傳金而金固金氣傳水而水滋所謂氣傳母子蓋如此其相克者以液流瀉而有克

火克金而金液流金克木而木液漏木克土而土液散土克水而水液收水克火而火液盡所謂液行夫婦蓋如此苟使有生而不克無以裁其過以就乎中使有克而無生何以益其不及以進乎中惟其生克以時而兼濟故其盈虛與時而消息五者理一分殊而其所以生之道不越乎陰陽之兩端而已是故水陰也待陽而後生者陰不得陽不能蒸而成也火陽也待陰而後生者陽不得陰無所傳而見也木得土之浮

華於水火之際爲水之稗陽而能生火金得土  
之精實於水火之交爲火之稗陰而能生水土  
則爲地之體質通天之神氣薰體萬物而成始  
成終者也其氣行於天爲變化之神其精凝於  
虛爲七緯之象其質具於地爲利用之材其理  
賦於人爲五常之性得其偏氣爲物得其秀氣  
爲人得其濁駁之氣爲愚爲不肖得其秀氣中  
之中氣爲賢爲聖其精氣神之運於化育者章  
爲五色發爲五聲產爲五味而人之所恃以爲

養者在是精氣神之聚於人心者形爲五事協  
爲五紀叙爲五典而人之所恃以爲德者在是  
正而有恒則民性不失其初淫而昏亂則民性  
必失其常要必從事於正學制其聲色貨利以  
修其身節其財用源流以澤乎民于以調御五  
氣而五氣有所不能違者蓋以人爲天地之心  
故也由是各司其時春氣感時盛德在木陰中  
起陽夏氣應則盛德在火陽中進陽而木火不  
失其序秋氣感時盛德在金陽中起陰冬氣應

則盛德在水而金水不乖其候四季盛德在土  
以和四氣此五令分行於四時無非中也有若  
分奠其位東曰甲乙秉木德以始萬物而物以  
始南曰丙丁秉火德以長萬物而物以長西曰  
庚辛秉金德以成萬物而物以成北曰壬癸秉  
水德以終萬物而物以終中央曰戊己秉土德  
以輔四時而物各遂此五位分奠於五方莫非  
中也五者以交變互運之造化輔相天地之行  
道而兩儀四象八卦悉備實所以形先天無形



之中也觀五行兩之以陰陽而先天之中萬世  
得以共覩其景象於化育何莫非教也

日月半陰陽以時晦明之中章第五

天之形色蒼然一碧耳無所有也然黑者白之  
地水者火之地玄冥積久神明自來而赤白之  
明生焉是故自太陽之神凝爲日魂也翕受火  
之赤氣會萬於一而圓光滿火外明而內暗乃  
吐景以施普照之明焉自太陰之精凝爲月魄  
也翕受水之玄氣會萬於一而黑魄完水內明

而外暗乃含景以受日光之施焉陽不獨立日  
中必有陰之闇虛潛於其間陽有依而得其所  
安陰不獨處月中必有陽之明虛湛於其內陰  
有偶而得其所悅二者理一分殊而其所以生  
之道不越乎陰陽之兩端而已觀二曜之運行  
不已所以紀天地交合之度輔天地生物之功  
人稟生於照臨之下得其神明爲一心之靈得  
其精魄爲一身之體詎可不知所尊乎要必從  
事於正學致不鑿之知以準不偏之照行環中

之道以齊周天之運當明而用明當晦而用晦  
時其明晦以爲卷舒施者不約而有信受者無  
求而有情順其施受以爲感應于以合符二曜  
而二曜有所不能違者蓋人爲天地之心故也  
由是東西出沒以分晝夜而萬物之形體莫非  
晝夜之所變生南北往來以定寒暑而萬物之  
性情莫非寒暑之所感化日入陰位而得水則  
其精神收斂而內固故其色紅而清光轉新日  
升陽位而離水則其精神舒散而外浮故其色

白而流光轉燥此日之周旋上下不違乎中也

月精微於春夏而潮汐消益以水升於上悉爲

萬物之所收月精盛於秋冬而潮汐長益以水

退於下不爲萬物之所斂此月之消息盈虛不

違乎中也日東出而西未沒爲晝晝則陽明盛

行而陰濁自消西沒而東未出爲夜夜則日蒸

液升而物色增妍月旣朔也魄中魂生夜初光

照於西至弦魄中魂半夜初光照於南至望魄

中魂滿夜初光照於東望後魄中魄生晝初魄

藏於西至弦魄中魄半晝初魄藏於南至晦魄  
中魄滿晝初魄藏於東此晝夜之分於日月者  
罔不中也冬至之後日自南而北月自北而南  
自冬徂夏寒變而爲暑夏至之後日自北而南  
月自南而北自夏歷冬暑變而爲寒此寒暑之  
定於日月者莫非中也日對月以相望而射以  
閤虛則月食月值日以合朔而掩以黑質則日  
食歲有十二會而日常食於朔歲有十二望而  
月常食於望有食有不食者日行黃道月行九

道有交有不交也亦有不食者同道相避而不  
相值也日行於經星之次爲黃道與四時四正  
之陸無不合日值於二極之中爲赤道而定春  
秋二分無不平月布氣而陰感之則肅而爲霜  
月布氣而陽感之則融而爲露月遠日則明生  
近日則魄生君臣之義也天左旋而日右行父  
子之道也日東出而月西生夫婦之匹也日行  
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分也夫以日月  
照臨之光華贊佐天地之行道而兩儀四象八

卦悉其實所以形先天之無形也日月兩之以陰陽之明晦而先天之中萬世得以共矚其景象於光華何莫非教也

四時半陰陽以時升降之中章第六

天之運乾道以行四時春以元生夏以亨發夫生之長秋以利遂夫生之收冬以貞斂夫生之藏終而復始春生之氣貫四序而徹始終是固然矣然其氣之變爲溫熱涼寒者抑有由焉蓋自天地上下之中半平分上陽下陰之兩界上

半界近天爲陽位下半界近地爲陰位陰陽白  
此升降而后四時不忒豈偶然哉蓋四時理一  
分殊而其所以生之道不越乎陰陽動靜之兩  
端而已人不能外此以有生亦不能外此以爲  
養要必從事正學恪循四時之天序而律身以  
天序之禮順導四序之天和而養心以天和之  
樂霜往露來因以興生物之仁露往霜來因以  
興成物之義于以燮理四時而四時有不能違  
者蓋以吾心爲天地立心也自陰太極而生陽



陽自地中升進陰界陰中陽半其氣變寒爲溫  
而其時爲春過此以上陽升陽界陽中陽滿而  
夏當其時夫陽一也特所歷之位分陰分陽故  
其所升之陽爲春爲夏中以主之不能違也自  
陽太極而生陰陰自天上降退陽界陽中陰半  
其氣變熱爲涼而其時爲秋過此以下陰降陰  
界陰中陰滿其氣之涼者變爲寒而冬適其時  
夫陰一也特以所歷之位分陽分陰故其所降  
之陰爲秋爲冬中以主之不能外也繼冬爲春

自消而息也不消則息無由起陰陽不能不窮  
矣繼夏爲秋自息而消也旣息而消不之乘陰  
陽何由而不窮也自春而夏陽乃盡其純全之  
本體否則不能盡其才而足其分何以啓陰之  
繼緒也自秋而冬陰乃竭其純全之本真否則  
不能盡其能而滿其量何以來陽之繼統也夫  
以四時流行之化工輔弼天地之行道而兩儀  
四象八卦以之竝行實所以發先天大中之景  
象也顧茲陰陽兩之以升降於四時而中之景

象萬世共見於化工教孰大焉

鬼神半陰陽以時屈伸之中章第七

天地之元化明則有五行日月四時幽則有鬼神非明者備而幽者踈也明則有所在而幽則無不該此其大分之大較固有然者苟使化行於明而不行於幽則顯微爲有間惡足以盡道也蓋道之顯微貫徹無間明者未始不幽道在五行日月四時費而隱也幽者未始不明鬼神無形而體物不遺也幽明之際其隔幾何道蓋

無在而無不在是故鬼神無爲而無不爲也孰  
爲鬼五行日月四時萬物之精魄是也孰爲神  
五行日月四時萬物之英魂是也而其所以生  
之者不越乎陰陽屈伸之兩端而已動而不已  
來而不測其神乎滯而有迹往而歸根其鬼乎  
往者過來者續往來相禪何嘗止息此天地之  
運所以不已也陰之爲德主於閉其鬼之盛乎  
陽之爲德主於遂其神之盛乎自幽而出於明  
爲神以其伸也自明而反於幽爲鬼以其歸也

惟人出幽入明而有生凡動靜進退出入起居  
自修已以至治人孰能外鬼神以爲卷舒乎要  
必從事理學持正執中使剛正之氣魄常行閑  
邪存誠使不正之氣魄自消于以維持鬼神而  
鬼神有所不能違者蓋以吾心爲天地立心也  
由是二者安常以守其幽返正而革其邪木火  
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此五行之  
鬼神一中正之理氣也太陽吐景於晝以施照  
太陰含景於夜以破幽此日月之鬼神一理二

氣之中正也春生而夏長秋收而冬藏此四時  
之鬼神莫非一理之中二氣之正也山川草木  
之榮悴鳥獸虫魚之起伏吾人之全動靜而參  
天地此萬物之鬼神無非二氣之正一理之中  
也陰漸伸而爲陽也其鬼神陽漸屈而爲陰也  
其神鬼物將生而向茂也其鬼神物旣盛而向  
衰也其神鬼他若目之開闔鼻之吐納口之語  
默鬼神相倚也晝之一起一居夕之一寤一寐  
時之一出一處鬼神相參也木自抽條而舒葉

神也自落葉而枯條鬼也花自蓓蕾而含蕊神也自放朶而脫瓣鬼也由一世之萬物以至萬世之萬物半鬼半神相乘不已莫能逃也由一世之萬民以至萬世之萬民半神半鬼相禪不已不能外也夫以鬼神之化迹替天地之行道而兩儀四象八卦以之竝立所以張先天大中之體段也顧茲陰陽屈伸於鬼神而中之體段萬世得以共覩於化迹教孰加焉

天地之大易成於八者既列於右聖門之大學

成於八者用列於左

格物致知以明此中之至善章第八

格物之學益進道之門是非邪正之原悉由此  
判修己治人之則悉由此出是蓋第一要務可  
不專精其心力乎苟或務博而不專欲速而不  
精則非吾所以窮理也要必居敬主一而寂有  
慧照澄心定志而感有圓通方寂而感既不徑  
約而失之踈畧方感而寂亦不穿鑿而陷於支  
離此有一物自有此分定之至善也即此窮之



必凝神玩索不表裏精粗之漏一務鑽研其至善之極處盡由此悟而後更焉彼有一物自有彼分殊之粹美也即彼窮之必注意探討不精粗表裏之遺餘務究竟其粹美之底蘊悉由彼識而後他焉而其一敬存心如故也前格一事有未精則專心於前而勿二以二不有以瑩然透徹有弗已後格一事有未明則潛神於後而勿參以三不有以洒然融釋有弗措而其一心居敬如昨也循是以往繼繼相承其求之專也

不以彼侵此而彼此相洽其思之精也不以後  
凌前而前後相浹窮得數端而了悟終當迎意  
而自解究理之一而知其爲仁究分之殊而知  
其爲義積習久而查滓化一境明而萬境融物  
不徧萬而盡格理必盡萬而畢明精析於一毫  
會歸於大通此聖門格物之中制也吾嘗有感  
於此而嘆賞有云格物必須居敬敬則心專靡  
他理有夢兒未瑩毫釐千里有差所以修己治  
人必先以此起家物各有一極致其則非近非

言集  
七十一  
遐窮透後天極處先天何曾有加知止物之所  
止無餘無欠無瑕始焉見道分明終身受用無  
涯又云格物必須觀書書中人去神存誰道糟  
粕餘味自是真洒化醇古來傳授道妙孰不憑  
藉斯文物理非文不彰廣大精微具陳不識先  
天統緒藝焉曾何足云甲第似達非達醞雞同  
夢同昏喚醒湛太虛始見道體本真三公不易  
此樂享有先天精神噫大道散於萬物萬物聚  
於六籍固矣然究其性命之原則自天地稟受

先天之精神而賦予後天之萬物者也窮理必  
須盡性至于命斯能會斯道之指歸以合先天  
之大通格物之功不復遺餘力矣然道雖散於  
萬物而實則統於一心格致固無先後之序也  
物既格而知未致則徇外而遺內不幾於逐物  
而忘返乎外之物既格而無物外之理則內之  
知可致而無心外之物於斯時也敬心不二內  
照不搖事有援據而此心得以開明物有徵驗  
而中心得以精白知之所遇者交證互發而真

覺轉悟知之所不遇者沉思注想而神明自通  
寂而養恬不撓以小智之鑿感而大通不梏以  
聞見之狹心境之全體本無限也或以氣質有  
拘斯有限耳必開其拘而全體自復其初以萬  
物爲吾之固有也心神之大用本無窮也或以  
意見有蔽斯有窮耳必撤其蔽而大用自返其  
始以萬理爲吾之夙稟也三才表裏思之即至  
心具太虛也萬世上下潛之即達心涵千古也  
知理一之爲仁而一外無仁知分殊之爲義而

分外無義格致兼盡内外交映心有定見而學  
知所止矣苟使知有未瑩則無往不謬不爲絕  
物之虛無則爲玩物徇物之邪僻不爲以義爲  
障之灰心則爲博物不根之浮夸若斯人者雖  
終日自修不知吾德之與天同大終身治人不  
知斯人非心外之物安能得其指歸乎噫不先  
有開孰后有得此格致所以不可不預也夫

誠意正心修身以誠此中之至善章第九  
誠意之學蓋進德之基爲心術至密之地爲學

術至要之幾誠則向上有本不誠則下流忘返  
戒謹之心孰有切於此者乎然必先知諸心而  
後能察其幾此不易之序也心既開明而意有  
未誠則所明之理無以有諸已不幾於空而不  
實乎方幾之未動氣不用事有善而無惡迨幾  
之方萌乘之以氣惡與善間出善萌於心吾知  
此善在所當爲也好之能無意乎必無有作好  
所好由寂而感極其真不以端倪至幽而乘之  
以欺惡萌於衷吾知此惡在所當去也惡之能

無意乎必無有作惡所惡由衷而出極其實不以苗脉至眇而雜之以偽苟好善而有一毫之欺必絕之於早使善之所向在乎必得而靡他有已獨知而人不知之真惡惡或有一息之僞必遏之於獨使惡之所之在乎決去而不二有人不知而天獨知之實正念發於仁義之一派乃所願慕也願慕之念惟正之趨而真意存存於密密不以鬼神莫知而潛改其幾正之一派敢須臾離乎邪思萌於非仁非義之一脉固所



憎嫉也憎嫉之情惟邪之攻而實意肫肫於冥  
 冥不以耳目莫及而默移其端邪之一脉敢頃  
 刻入乎夫善惡知之真而好惡極其實時則私  
 欲惡念以之遏絕而內無所容將見天德王道  
 之純家國天下之治可冀其成俗學功利之隘  
 陋異端清談之空踈可杜其漸學之進修有實  
 地矣夫意誠而后心可以正此不易之序也苟  
 能謹幾而不能立乎其大不幾於胷次狹隘而  
 有外乎益心之本體湛一太虛性外無物安得

有二彼欲動情勝則一者二矣必居敬以直之  
主一以持之事未接也當寂而寂虛以待之不  
爲之先喜怒哀不形憂懼不作心不期必於事先  
而情不失之有所無將迎也本體之虛常自若  
焉事方接也隨感而應不徇於好樂而當怒不  
怒不泥於憂懼而當喜不喜心不偏重於事幾  
而情不失之有所無係累也本體之一各有在  
焉及事之既過也由感而寂喜怒哀釋而不再憂  
懼解而不二心不凝滯於事後而情不失之有

所無留吝也本體之虛常自如焉事之往來無  
預於已心之寂感隨時順應是蓋既不徇物亦  
不絕物而操存有恒來無所拒去無所追而涵  
養純熟始焉私欲惡念遏絕於誠意之際茲焉  
閑思雜慮掃淨於正心之時合天地動靜之妙  
機具先天精神之大全仁立義行心之體用復  
其初而得其正矣夫心正而后身可以修此不  
易之序也然心爲身之主宰而備萬物於中身  
則爲心之區宇而應萬物於外心正而身未修

則直內無以方外迹與心違豈所以合外內乎  
是故一身之運用不越乎仁愛義惡之兩端愛  
惡之應酬足管乎群倫庶類之萬務見人有善  
因其可好而好之無作好也然其人未仁不能  
無惡復因其可惡而惡之不以好之方殷而遂  
忘其惡也方好而惡善否在彼已何與焉若乃  
好是人而有惡不復知則所好陷於一偏而一  
身之容色詞氣形於所好者皆苟矣欲外之方  
得乎見人有惡因其可惡而惡之無作惡也然

其性未喪不能無善復因其可好而好之不以惡之方嚴而遂寢其好也方惡而好臧否在彼已不預焉若乃惡是人而有善不復知則所惡溺於一曲而百體之動靜云爲發於所惡者皆非矣欲身之修得乎要之膚殼之表形色之間一顰一笑一畏一傲凡形於好惡之端倪者各中乎節無偏倚也一喜一怒一矜一敬凡發乎好惡之情緒者各稱其情無固滯也學而至此則不氣質其形而形外無性不血脉其體而體

外無道始焉自格而致也性之所有者盡之心  
茲焉自誠正而修也心之所知者踐之身身而  
進修於大成家之本自我立矣

齊家治國平天下以用此中之至善章第

十

齊家之學萬化之原吾心之所體者非止於家  
也莫此爲厚吾身之所教者豈獨家也莫此爲  
切何者原其初則一體而分形一氣而分息其  
隔幾何即乎今則同閭而居同井而食共朝夕

而遊密孰加焉第以骨肉之間情常勝禮恩常  
掩義雖有政有法而難行也然以道明德立之  
一身率我分形分息之衆身不過舉此加彼耳  
故必身修而后家可以齊其序豈容紊乎設或  
家人爲氣稟俗染之所蔽而吾德不洽於一家  
則吾心德爲有外不足以合天命之大全豈所  
以明吾明德乎必導之以正使其非僻之心自  
沮動之以誠使其欺詐之意自消以吾力之有  
餘而濟其所不足以吾善之先得而啓其所同

然父子兄弟務敦孝友不以恩之偏溺而妨天  
倫所當重夫婦長幼務修恭順不以愛之偏徇  
而掩人紀所當爲至若事君務守法盡忠以供  
其職勿傷倫敗類以違其令此則合其類以經  
之然也若分其緒以綸之則父之慈存乎擇師  
講學而教以修德守身爲重稅產宜有而不必  
盛子之孝存乎體心承意而恒以爲惡辱親爲  
恥其旨宜精而不必侈爲昆爲季皆天所叙本  
乎一身遺體無二弟恭其兄兄愛其弟勿懷妬



息勿學猶似有一于此觸處乖戾勿聽婦言勿  
計小利有一于此轉眼反視兄飢父悲弟寒父  
慮身體父心相親無替夫以內外之別爲重而  
牝晨之敗事所當戒婦以服食之治具爲職而  
閨外之家事不可預夫柔妻剛家之不祥夫義  
婦順家之吉昌至若君臣之際食土之毛者知  
感君之賜賦稅力役不敢懈捍災禦侮不敢後  
也食君之祿者盡忠上之心補過必須幾諫以  
回其善端納約必自戶牖以開其蔽惑使君有

從諫之益身無批逆之罪也宗族有親疎而在  
我公之以仁恩誼有隆殺而在我處之以義此  
教於家者以一身率衆身九族莫非吾心之所  
體也然同宗有賢愚貧富之不齊者可不輔之  
以法乎族中有田十頃者勸出義田五十畝有  
三頃者助田十畝中間遞爲增減而二頃以下  
免之擇族人之朴實不欺者主田稅之出入會  
衆以調給同族之不足凡沾田稅之惠務盡田  
多之報有事則代勞無事則候問後臨其喪無

服服總麻小功服大功義田之子孫陵替者還其田先貧後富者補其數如同宗之田彼此皆寡無田可助則設義廩數楹候夏秋之時勸出稻麥收貯廩中擇族中之質朴者主之會衆以賙同族之不能自存者其廩之左立祠以祀入穀多而及人博者其祠中之左右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右曰愧頑書其吝者歲終集衆謁祠而讀誦之以爲勸戒此家衆不能無飢寒而養之有法使有一人失養則心有外而仁

義有虧可乎養既有備教不可緩勸族中之富者開設義塾延有行而文者爲之師以教子弟及同宗之無師無贅者先授以小學莫要於習禮訓之正容止齊顏色以約其形體訓之敦孝行和長幼尊君令以約其情志諭以奢侈爲飢寒之招宴安爲憂患之招以導之勤儉諭以博奕之荒爲自棄其家酒色之荒爲自棄其身以導之抑畏敏者閑之以簡重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以導之中和欲其慤不欲

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悻悻然以導之莊謹  
及其幼儀可觀德性有定然后授以四子次讀  
一經次習文藝循序漸進有志行道者送入儒  
學以淑已淑人爲心否則居家事親教子課農  
積穀以備收運係官錢糧之費以爲守身守家  
之地歲爲燕樂同宗之會四其時用四仲之月  
其物用時祭之餘豕羊各一酒醴羞菓隨所有  
不必侈其坐以尊卑長幼爲序尊者雖釋子必  
位乎上長者雖貧賤必以齒酒以七行九行爲

節飲食皆後長者擇在塾童生數輩群歌詩之  
樂章以和洽其族人不接之情其詩以關雎蓼  
莪蓼蕭棠棣谷風黃鳥之什俾族衆咸知勸勉  
以遷善塾師讀邦法講古訓爲釋其義俾族衆  
知所向方而畏法講讀畢命童生誦嘉言有云  
有過相補有患相顧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又  
曰有惡相沮有難相撫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祖  
祖父立心欲貽安安無或結勢黨惡多故黨惡  
多故不如不輔誦畢少者送老者歸及門而返

夫自同祖同父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教以義  
 塾讀法講古而約之以禮養以義廩燕會歌詩  
 而和之以樂使親者恒親疎者不薄賢才由此  
 出家世由此興此族衆不能無愚不肖而教之  
 有政使有一人失教則心有外而仁義有虧可  
 乎學而至此國之本自家立矣家齊而后國可  
 以治其序豈容紊乎夫家以群倫爲族國以千  
 里爲域固多寡之不侔也然以吾已齊之一家  
 準夫圻甸之萬家非待他求也惟舉此加彼耳

設或國人爲氣稟俗染之所汨而吾德不行於一國則吾心德爲有外不足以合先天之純全豈所以明吾明德乎故必鼓之舞之輔之翼之躬行孝悌慈愛以其刑於家者刑于有邦俾國人視儀聽倡以其行於家者移於乃國移孝以忠君移悌以順長而忠順之風洋溢於四境移慈以使衆移誠以保民而慈祥之澤均被於郊圻環域之內施以一視之仁所愛之中揆以可否之義此教於國者以一家準萬家而百姓莫



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國中有肥磽厚薄之不等  
又可輔之以法乎彼義田義廩之立法已有  
家族舉行之成式不待言矣若欲爲積穀之計  
必先禁糜穀之事何者有若桀黠之家謀利多  
端驕矜之徒奢僭多事侈宮室服飾者擬偏千  
乘盛嫁娶賓宴者執事千指肩輿樓船出入鼓  
吹載酒百艘行市四方凡此糜穀之費不能枚  
舉有犯其一量罰其穀少不下十石多不過百  
石行之三年奚翅千萬半運京倉以備不虞半

貯縣倉以備飢歲他若平糶之法凶年糶貴傷  
民則國糶而民糶豐年糶賤傷農則民糶而國  
糶分上中下之三熟以平其糶分上中下之三  
飢以平其糶此法在李悝有計功謀利之心在  
誠意君子行之則以養民爲德性內事所當盡  
豈有所希覬而然乎有若義倉之法借官米六  
百石出貸與民每歲石米收息米二斗小飢則  
蠲半大飢則盡蠲後乃永不收息主守則屬於  
鄉人之行義歛散則請於本郡之遺官其後本

米還官尚餘三千餘石以備荒而邑民不病於  
飢此法在朱子固無計功謀利之心蓋君子之  
爲利利民而已不與豈若小人之爲利雖以利  
民而在已實有所希覬乎凡用法一有所爲而  
然則與天地大中無倚之心不相似非所以明  
吾明德也夫立法固在得宜行法尤在得人誠  
者爲王假者爲伯竊者爲奸而治效隨之是則  
任法任人缺一可乎民既有養不可無教蓋教  
以學禮爲先學以啓蒙爲要在昔成周設閭胥

族師黨正之制立八歲以上啓蒙之教惟自幼而得先入之言爲之主則向後雖有外誘之干莫之奪所以定性早而成德易也後世人心之不古若者正以社學未興小學久廢士以勝冠之年入郡邑之學習俗已固志向已定綺語之習寤寐在念仁義之言扞格難入是宜學無德業仕多功利欲治之遠古得乎故必倣成周之制興社學之教以百家爲里分二十五家爲社擇有行而文者爲之師集八歲以上者爲之徒

當是時志氣未定習俗未染惟先入之訓言爲之主則後來之物誘莫之入是以社學之教不必他求家塾之教具有成式舉而行之自當見效然善教之法既開之於早而激厲之法當策之於後每歲二分二至日社師各率童生往謁縣長縣長閱視其進退之威儀考試其應對之詞氣果能循循有禮造成令器師之勤教有賞否則量爲之罰以激昂其志氣境內民社果能學禮成習積習成俗耆老言其狀於當道上官

以縣長教民有績報部其不然者以縣長教民  
無績報夫既導之以善教而又督之以有司賢  
才由此出世道由此亨成周之盛復見於今蓋  
有善教而后有善士有善士而后有善俗有善  
俗而后有善治也然有德而無法治不可得也  
有法而不得其人法不可行也故法爲要人次  
之二者俱有則治俱弊則亂俱無則亡偏有則  
危人法其可缺一乎學而進此天下之本自國  
立矣國治而后天下可平其序豈意紊乎夫國

以甸服爲域天下以四海爲域固有近遠之相  
懸也然以吾已治之一國隼夫四海之萬國不  
待他求也惟舉近措遠耳設或兆民爲氣稟俗  
染之所溺而吾德不流於四遠則吾心德爲有  
外不足以合天地無倚之心豈所以明吾明德  
乎故必率以身教導以賢能使舊習改趨於善  
良厚其恒產薄其稅斂俾良心不喪於寒餓海  
隅蒼生聞風而喚醒愚者知方惡者遷善人各  
親親長長而善俗習成於海隅多方黎庶仰極

而慙悔頑夫知恥懦夫奮志家各老老幼幼而  
聲教洋溢於多方澤之以周流無間之仁處之  
以各有攸當之義此教於天下者以一國準萬  
國而非民莫非吾心之所體也然天下地有肥  
磽人有華夷之不類又可不輔之以法乎蓋治  
法有六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兵也刑也政教禮  
樂行之家國已有成式措之天下曾無二致若  
乃兵刑之法在天下則不無嶺海之寇賊外夷  
之侵侮安不忘危治常憂亂兵刑豈可一日弛



乎二者不得已而用以防奸除暴以輔經之不  
及固御衆之大柄也然非此無以衛疆圉安善  
類實保民之大德也苟使人法之失宜致有一  
夫之失所則吾心爲有外吾德爲有虧豈所以  
明明德乎是故理刑之法在擇賢明之士善推  
民情而得其實不可任非其人徒徇己意而失  
其情古以畫象不犯之世猶象以典刑以頑民  
弗靖之國不加以重典此蓋不泥於迹之順逆  
惟原其情之重輕以爲法之低昂耳與其燬燎

以威不若推鞠以情用威煨煉者雖吏胥任之  
而有餘原情推鞠者惟賢明任之而庶幾故夫  
典刑之精選非他官之比擬必有無欲之仁德  
不惑於貨利者斯可得其情有特立之義德不  
屈於權勢者斯不受其欺百僚之職皆以無曠  
爲能士師之職則以民不犯而官虛設爲能他  
事皆以法爲要人次之惟刑獨以人爲要法次  
之欲得不寃之太平須擇不凡之奇士任非其  
人而欲罪當其情非吾所敢知也苟有一人稱

寬而與天地所稟先天之中以爲之心者不合  
豈所以明明德乎理兵之法本之以仁義濟之  
以紀律在古聖人以不戰而屈人兵爲上以故  
好謀而惡戰蓋好生之本心也然戰以止戰殺  
以止殺乃不得已而有時乎濟用蓋保民之妙  
算也是故兵法之綱要有二有一定不易者存  
乎居重御輕之足恃有臨機應變者存乎擇將  
布陣之得人自三代以下之兵制惟李唐之初  
畧同於三代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

在關內者殆居其半關內府幾乎三百而在京  
北者又居其半此得居重御輕之良規無容議  
矣其後一變而爲彊騎再變而爲方鎮始與先  
王之制大相背馳國隨以亡使其國初之制持  
久不變唐雖至今存可也我

國朝惟少保于謙典兵時每歲於京城四十八  
衛中選年壯能武之精兵銳卒十二萬置十二  
營屯於城外無事則分統於衆將而大柄不旁  
落於一人有事則聞警即發不待稽遲而總制

於一帥此亦居重馭輕之妙算繼今以往持久  
不變雖萬世一統可也此兵制之第一要務有  
然耳乃若臨機應變則不一而足無事則將之  
愛士如愛子處軍事如家事務施仁義而結心  
以效死有事則士之愛將如愛父畏將如畏敵  
務行仁義而除惡以救民布陣須設援兵之隊  
伍分屬前鋒以應濟臨陣須備犒勞之醪肉振  
奮勇氣以折衝凡於對敵未交之先須設守禦  
庇身之所敵在江湖務造巨艦上設小樓左側

披鐵皮之木板以捍之右側貯兵器糧米牲醪  
以稱之環列數百艦以爲營營中屯聚八八陣  
以爲守常使我爲主而敵爲客戰守由我而不  
由敵敵陣整肅則以守禦爲主而以全取勝敵  
陣散亂則以攻擊爲務而先攻其瑕庶幾有勝  
無敗也敵在平原務造大車上設小樓裝木板  
以庇身留小牖以發弩環列車數百兩以爲營  
營中聚精兵車中儲糧米醪肉戰守由我而不  
由彼庶幾無敗而有勝也敵在山谷彼可以下

我不可升須就隘口之傍擇平坦之地結廬一區週遭鑿溝築壘背山向溝以開門溝面設板以爲橋敵來則撤板我出則駕板我可以往彼不可來屯兵於廬舍把持其隘口阻截其糧道與敵相持日久敵將絕糧成擒敵在曠野千里長驅直突無少阻礙須令州縣官僚各照所屬地方開溝築壘自南至北一直千里溝壘不斷就中設門聚兵守備使賊之長驅失便勢窮力沮此兵法之綱要制勝之良策闕民命而繫國

祚在德性中有不可得而精粗者稽之前古則  
往聖先賢有行之者尤當參考軒轅有五陣之  
法本於五行之相克相生直陣屬木銳陣屬火  
圓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敵以木形直陣  
來我爲金形方陣以禦之敵以火形銳陣來我  
爲木形曲陣以禦之自餘三陣竝以所克克之  
欲勝彼之敵也視五行相克之形欲變我之陣  
也循五行相生之序此軒轅五陣之法無非除  
害救民之用心非私意小智之所爲蓋皇者之



師也太公祖之爲三陣有天陣如星宿盈虛之類有地陣如山川向背之類有人陣如編伍彌縫之類此太公祖軒轅以爲法王佐之師也迨至武侯有八陣之兵法參用八卦之方位北方坎爲龜蛇南方離爲朱雀故北曰蛇陣南曰鳥陣東方震爲蒼龍西方兌爲白虎故東曰龍陣西曰虎陣西北乾爲天西南坤爲地故有天陣地陣東南巽爲風東北艮爲雲故有風陣雲陣鳥蛇龍虎居四方天地風雲居四隅敵在北方

則蛇陣爲正而天陣雲陣爲奇以應之敵在南  
方則鳥陣爲正而風陣地陣爲奇以應之其在  
東方西方也亦然敵在西北隅則天陣爲正而  
虎陣蛇陣爲奇以應之敵在東南隅則風陣爲  
正而龍陣鳥陣爲奇以應之其在東北隅西南  
隅也亦然大將所居爲握奇之所是謂奇正在  
其握也兵勢相應如常山之蛇是謂首尾應其  
中也陣法井然而我兵不亂陣兵隱然而敵人  
不知此孔明八陣之法依八卦之方位運天機

之妙用無非除惡安民之用心非私意小智之所爲蓋王佐之師也李靖祖之爲六花陣中爲中軍外爲左虞候右虞候左一廂右一廂左二廂右二廂既不用八陣之一而用其七又不言中軍之一而言其六其詭道雖行於紀律之間其伐罪則假仁義之名此伯者之師也在誠意君子用之則無計功謀利之心有除惡救民之德君子豈以人廢法哉吾以是知兵刑之法關繫民命國祚非輕苟於舉措用舍之際合中道

而當人心使天下有教而無訟有征而無戰家  
被全德之澤戶享平康之福然后吾德之本體  
不虧與天地之心合德斯得與先天之精神往  
來洪範所謂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者端在是  
矣使天下有一夫不遂則吾之德有虧心有外  
不得與先天精神相入而相往來是自棄耳是  
以大學節序必成於八者蓋以德之體不可小  
就用不可小行也故自格物循至於修身則德  
之體大就而其用得以大行自誠意循至於平

天下則德之用大行而其體得以大就此新民之能事爲自新之極功物我無間查滓渾化抑不知太虛爲我乎我爲太虛乎蓋後天有形而有涯後天之道無形而無涯無非先天一統之太虛也必至此而后先天之精神統會吾心而滿腔皆生生之道脉家國天下無心外之人者蓋以其受天明命而得先天生生之易以爲此心之中而不偏不已固有然也是以大學之傳窮理必自表以透裏修己必自裏以徹表一身

晶瑩無瑕克肖先天之素自然遺物我輕得喪  
忘榮辱終日乾乾於生生之一脉務以兼善天  
下後世爲德性內事亦惟復先天大中之初而  
全其不偏不已之本體耳豈有一毫增損於其  
間哉故曰在止於至善者蓋善或有不中至善  
則無不中捨此非吾所當止也大學必以此爲  
修己治人之的也有以哉

天地之大化誠無不通明無不照有八節序而  
其萬變萬生悉由此出者兩之以陰陽之動靜

而中之一體隨在各足聖門之大學明徹外內  
誠通微顯有八節序而其萬事萬化悉由此立  
者兩之以仁義之寂感而中之一體無往不具  
所以然者皆原於先天之大易成於八八兩之  
以動靜而潛此中於動靜之間以妙生生不已  
之機先也莫大於先天之中惟此兩端足以盡  
之以故天地聖人之所以爲天爲聖亦惟此兩  
端足以盡之何易易也噫易非易於易之時有  
難者爲之先也莫難於素德之純一而先天獨

能之此動靜之真機所以至妙至妙而不能已也先難後易此先天所以爲萬世理學之宗有以哉夫惟有是純素之至德而皜皜無瑕故有是全盛之精神而生生不已此易之所以爲中者精與神也精神之所以全者素之一也天地由此而有生更無他爲惟以育民生物爲心而理一分殊者以其一於素而全生道於精神也聖人由此而有生更無他務惟以親親仁民愛物爲心而理一分殊者以其一於素而全生道



於精神也噫素與精可學而得神不可學而能  
吾惟養素儲精持久不移以俟神之所以神先  
天後天之學其庶乎用是淑已以淑人大經大  
法悉自我出以致太平不有大道之精神能之  
乎結上文

契翁中說錄下卷終

契玄翁中說錄後序

伏讀子思子書首曰天命之謂性中之指歸已發其端矣契玄先生復有茲說夫豈無以蓋人稟天地之中以爲心天地又稟先天太虛之中以爲心微先天則天地無所於稟受而爲不根之天命豈能於穆不已若是其全耶是則人之所得於天命者實得於先天無二本也粵自羲皇首畫先天之易而潛蘊中道於其間未嘗有辭迨文王周孔相繼演之

繫之斯道大明矣降自秦漢以來知者蓋鮮  
至隋王仲淹雖嘗言之而先天之心法知之  
未明逮宋邵堯夫氏妙悟乎此傳至朱子嘗  
釋先天圖意義皇之傳旣晦而復明厥後世  
儒競以詞章功利之習溺心喪志先皇之心  
法復鬱而不彰先生於是乎不容默也其季  
子浚裒集其圖書編次之召工綉梓成帙其  
仲子職方君湛尤爲心願庭訓之克肖者因  
屬悅言以序其宗要悅先生門下士也義不

容辭竊惟中之統緒具於先天而顯於後天  
在天地則會先天後天爲表裏而一以貫之  
者也先生有見乎此而不以詔後嗣不幾於  
棄不中而不能以寸乎用是名曰于門中說  
示不僭爲他人道特以佑啓于門子孫耳然  
是書豈但傳家而已哉傳之天下有功於後  
學多矣此謙謙之德又可見其有得於中說  
也觀者慎勿昧珍玉之心而吾先生亦無匿  
天下之公器乃所願焉

正德庚辰歲季春望日

賜進士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前行人司行人  
門生孫悅拜書

中說之傳於世京口靳氏天水胡氏叙之詳  
晰矣余惟孔子沒既遠而聖皇之道闕諸百  
氏闡述者不鮮矣然徇高者懸虛不可施於  
事實徇卑者纖煩拘牽非畔即泥是以後世  
學士無所悟嚮余讀契玄翁之說探其原則  
宿之乎至虛至一顯其用則散之於萬有萬  
變或不聞聲臭或沛塞六合先乎太始後乎  
无疆標諸日月五行四時鬼神而日月五行  
四時鬼神之中可識矣體諸心身措諸家國

天下以至兵賦禮樂刑制萬彙之中可識矣蓋與  
天下兵賦禮樂刑制萬彙之中可識矣蓋與  
大易洪範中庸異泛同登其言甚似嚴君平  
邵堯夫氏視濂洛關閩諸大儒所著若尤簡  
且章者於乎孰謂斯世而有斯人斯言也哉  
隅謏陋生晚得覩其書甚幸然猶以不侍几  
席親聞指授之爲恨也乃今獲侍教於

翁之仲子素齋公庶幾契玄之蘊或無隱焉  
又不謂之甚幸邪素齋公清節大勛雅辭鴻

德方振厲海內輔贊

主上則玄翁之說其亦不托之空言余故著之  
末簡俟後之知言知德者徵焉

嘉靖癸巳歲孟春望日後學生魯國劉隅謹  
識



契玄子賦

繫混沌之未闢兮洞太虛以中涵玄其素於  
中虛兮始參兩而爲三五行互以變化兮二  
曜炳乎其代駭鬼神默聽其斡旋兮造化莫  
測其相函惟至人通其竅妙兮乃演繹其機  
緘肇先天之渾融兮繼易畫之有象信圖書  
之灼形兮啓靈秘於可狀文旣昭而道流兮  
玄亦不涉於幻妄三皇敷之以爲化兮七聖  
統之以爲中墳典載之爲大寶兮雅頌詠之

爲正宗雖莊老幽荒之罔一考亦莫不會異而歸同縱玄之爲衆妙之無朕考直顯之爲萬系之攸綜彼道家名之曰玄牝考伊釋氏悟之曰上乘何多門之競談考紛莫探其捷徑惠施鄧析竊以爲伎倆考列子亦倚撫之而曷證文中氏說之而罔的考荀卿騁其雄論而靡定何伯陽叅之而未昭考子雲撰之而未瑩維周程主靜以正中考乃超入於玄門彼橫渠湛一以爲本考又會極於淵源考

高格致以上達考象山乃徑測乎真元錄  
來二百載考遠明運之不昌孰馳騁於上下  
考孰緝熙而用彰維金壇之于氏考乃鍾太  
和而輝煌先生罔由於師傳考遂溯源於羲  
皇尋墜緒於微眇考回瀾倒於茫茫乃測玄  
於幽冥考衍中指以啓盲發諸儒之闡粵考  
配日月其耿光開迷途於未遠考趨茲世於  
周行都人士號先生曰契玄考先生亦居之  
以爲常蓋已啓金匱於玉室考豈云由戶而

登堂旣發科於南國兮亦微試於萬載學足  
徵而政驗兮猶未大行於當代何竽瑟之  
不相入兮顧投雞於函牛之鼎匪拘抗以矣  
中兮匪覆裕以偏逮匪流宥以釋結兮匪依  
違以自潰胡上之人不拔尤兮胡已不安命  
而增慨彼晉楚之帶劔兮何橫誹而張喙余  
惟靜嘿守余玄兮任彼白之溷黛執中說以  
範吾于氏兮又可以撤後人之蔽晦余何不  
返吾江鄉兮日觀夫煙雲之變肆吁嗟乎先

生之高考先生獨抱以爲珍惟世人不蒙幸  
中之政考抑奚免於悲呻猶幸私淑乎中說  
考方將脫於沉淪信先生不秘以自臧考聽  
夫人之自循置遐流於厥後考又何必沛溢  
於其身瞻素翁之遠衍考卽先生之世澤顧  
玄德之悠揚考莫或過而日燁抑中道之汪  
洋考貫百代而融液心旣泰於俯仰考神又  
通於闔闢惟先生之怡如考委大化於無迹  
夫中說之粵妙考靳太保叙之以爲經夫學

行之懿美也余太史誌之以爲銘兼之以胡  
天水之雄渾又肆澎渤於滄溟繼之以孫行  
人之純易迺開關鍵於重扃劉氏子已騁其  
駿足余冲人胡以駉而追駟惟素翁之寵命  
抑奚媿於韶濩而扣匏聊敷揚於彷彿猶尚  
錦之以絢

嘉靖戊戌仲春之吉祁門古峯子余光拜書

六經四子萬古常存載道也天地人物有賴  
焉孰得而廢諸秦漢而後代有作述要必於  
道有所發明於世有所裨補而後得以不朽  
其他逞技炫能而以詞翰自雄雖或凌跨古  
今曾何足爲有無哉契玄先子究心理學垂  
四十年晚著中說發揮天人之秘期以存之  
家塾以訓子孫云爾嘉靖辛卯湛官晉藩與  
今胡中丞可翁爲僚友可翁見而珍之命平  
陽葛守延之刻之郡署歲丁酉予承乏治河

自念髫年讀書於古聖經賢傳頗勤窺測繼而登第奔走中外且三十年於當代諸名公之作亦得縱觀見道如先子著述如中說在天地間似不可少者故不敢私之一家而復刻之濟上以與天下後世之學者共焉不肖男湛謹識